

## 【封神/顺焕顺】芬梨道旁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832587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832587>.

Rating:	<a href="#">General Audiences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Major Character Death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ulti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姜文焕/鄂顺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姜文焕 - Character</a> , <a href="#">鄂顺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4 of <a href="#">【封神】香江故事</a>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03 Words: 4,525 Chapters: 1/1

## 【封神/顺焕顺】芬梨道旁

by [IreneLiebe](#)

### Summary

不是芬梨道上，而在芬梨道旁。

\*时间线在正文结束后十五年。鄂纬、姜妩分别是鄂顺和姜文焕的侄子和侄女，姜文焕等人四十岁。

鄂纬十八岁，接到港大录取通知书。

通知书跨海从香江寄到台北，他听邮政员电话时，心脏怦怦跳。

十八年前，他在圣玛丽医院出生，被送到台北长大。鄂纬读书好，成绩好，可以考台大，但他执意申请港大。连班主任都反对，特意打电话到家里，让监护人劝说鄂纬留台。

姜叔接了电话，不知同班主任讲了什么，最后成功说服她。

挂了电话，姜文焕说：“小纬，我知道你一直想回香江看看。”

鄂纬眼眶发热，他说：“谢谢姜叔。”

姜叔平日不苟言笑，此刻却笑笑，叫鄂纬站过来，摸了摸他的头。他说：“你这孩子，都快同我一般高了。”

他们全都笑起来。

一家人其乐融融，直到姜妩的录取结果也出来。

姜妩是姜家这一辈的独女，自小娇惯着长大。她父亲年轻时出过事故，不良于行，姜文焕

是她小叔，扶养她长大，姜妩倒和小叔最亲。

最小辈，又是独生女，再怎么说明，都是要留台的。但直到姜妩妈妈把她的录取通知书搬到茶几上，她偷偷报了港大的事情，才被捅出来。

姜妩离家出走了。

姜妩妈妈气得揩眼泪。她哽咽道，当初就不该惯着她，惯出一身的臭毛病……

姜文焕听着，原本不言语，却突然说：“有点脾气也是好。”

有点脾气，才不会被欺负了。姜妩妈妈想到姜妩的大姑，姜姒，又想到姜姒的结局，身子一颤，不再说话了。

姜文焕一边差人找姜妩，一边给鄂纬准备行李。

鄂家在台北，还有些老臣。当年，虽然鄂纬被寄养在姜家，但身为鄂家长子的遗腹子，他成长的每时每刻，还是被鄂家旧部密切关注。

借着鄂纬的升学宴，曾经的南鄂集团来了不少人，其中一位老人，牵着鄂纬的手，说，看见你就想起你父亲年轻的样子……还有你小叔，赤胆忠心，一腔热血，若不是殷寿那坎家铲，今日宴上，合该是你小叔带着你……

鄂纬咳嗽一声，说：“阿伯，小叔将我托付给姜叔，姜叔待我很好。”

那老人愣了愣，才说，是，姜总是个好人，当年，他和你小叔，真是过命的交情……

鄂纬被他拉着不放，颇为无奈地抬起头，望了主桌上的姜文焕一眼。姜文焕靠在椅背上，伸手轻轻敲了敲桌子，意思是稍安勿躁。

鄂纬就放下心来。

今年，他和姜妩同年高考，阵势很大。除了鄂、姜两家人，连海峡对岸的姬家都来了人。

姬发直接到姜家大宅拜访。

刚坐下，姬发就笑道：“焕子，这几年，做得不错嘛。”

姜文焕笑笑，他给姬发倒水。

姬发又说：“上次，你离港来台，我们也有四五年没见面了。我哥本来要一起来，临了却飞去欧洲了。”

他耸耸肩，“准是带着彪子去看爱琴海。”他露出牙被酸倒表情。

姜文焕问：“你和殷郊不一起去？”

姬发说：“这不，过来看你了嘛。殷郊有点事儿耽搁了，晚几天过来，我先陪你叙叙旧。”

他拍了拍膝盖，忽然有点感慨。“这么一想，也该把彪子叫回来。小苏也在台北，加上他们，我们的人算是齐了。”

姬发说完，突然住了口。他有点不安地看了姜文焕一眼，姜文焕说：“姬发，没事。”

姬发喝了口水，岔开话题。他问：“小纬要来港大读书？这好啊，香江就他姬叔叔最大，往后我罩着他。”

他招呼鄂纬过来。“小纬，你读什么专业？”

鄂纬说：“姬叔叔，我读医学。”

姬发一下子就愣住了。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姜文焕，姜文焕说：“是他自己选的。”

姬发点点头，说：“好啊，你这双手，又细又长，适合握手术刀。”

鄂家的人，都生得纤长，都有一双适合拿手术刀的手。

鄂纬同他们聊了几句，就告退了。刚才，他刷ins，突然发现姜妩发了一条状态，地点在野柳海岬。他决定去找她。

关门前，他听到姬发低声问：“焕子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小纬真是同顺子越来越像了？连志愿，都一样要学医。”

鄂纬听到他小叔的名字，双脚就似生了根，站在门口挪不了步。

姜文焕说：“我不觉得他们相像。”

鄂纬似松了一口气。

姬发叹气，没说什么。姜文焕却发问：“姬发，我说句不当讲的。若当年殷郊没救回来，身处同一境地，你会觉得其他人像他？”

姬发笑了笑。他说：“这问题，无解。”他很笃定地说，“因为，要是殷郊没救回来，我撑不到这个时候，也见不到和他相似的其他人。”

姜文焕说：“可我却不得不撑到这时候。”

是，姬发说殉情之类话语，多痛快，似殷郊死后他就会跳维港陪葬。但他姜文焕，上有八十老母、行动不便的兄长，下有姜妩、鄂纬两个需要他照顾的小小孩童。

鄂顺死后十三年，他独自一人，撑到现在。

鄂纬打车去野柳海岬。

姜妩果然在那里。穿白色长裙，站在海岬灯塔边上，仿佛在等人。见到鄂纬，她咬咬唇，偏生往后退了一步，看架势，像是要跳海。

姜妩问：“鄂纬，我就问你一句话。”

鄂纬说：“阿妩……”

姜妩眼圈红红，问他：“你到底要不要把我带去香江？”

鄂纬向她伸出手，姜妩避开他的手，抽泣道：“你就回答我这句。”

鄂纬顿了顿。他的手仍在半空中，鄂纬说：“阿妩，你和我自幼一起长大。我们从没分开过，以前没有，往后也不会。”

听到他笃定回答，姜妩一颗心才落地。她握住鄂纬的手，鄂纬一用劲儿，将她带到自己怀里。她在鄂纬的怀里放声大哭。

直到半夜，他们才回到姜家。

姜文焕仍在客厅。他似在等他们回来，见到姜妩，姜文焕问：“回来了？”

姜妩嗫嚅道：“小叔……”

姜文焕淡淡道：“你母亲那里，我会去劝说。阿妩，你也成年了，该知道分寸。往后，不可以擅自离家这么久，叫长辈担心。”

姜妩哭着说知道了。鄂纬揽着她，姜文焕说：“小纬，去了香江，你要好好照顾阿妩。”

鄂纬说，姜叔，您放心。

姜文焕点点头。他放下手里的书，回屋休息了。

姜妩去洗漱，鄂纬在客厅等她。他顺手拿过姜文焕放在茶几上的书，看了一眼。

讲的竟然是香江当年的事情。

作者是殷悦，鄂纬该叫她一声“小婶婶”。

鄂纬翻了翻，殷悦用淡淡白描笔触，书写当年的香江往事。她以鄂顺未亡人自居，随书附录更有无数独家照片。

鄂纬对香江故事一向不感兴趣。他直接翻到附录，去看照片。他看到鄂顺当年毕业照。

那年，鄂顺自港大医学院本科毕业，即将升入研究生院。他穿毕业袍，一只手在前方比了个拇指，另一只手伸向身后。

这是半张照片，鄂纬突然意识到。

下一秒，他意识到：自己看过完整的照片。

鄂纬放下书，去姜文焕的书房里。

他幼时，经常在姜文焕书房里玩。姜叔将他抱在膝头，指着书上的句子，问他，小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

小鄂纬就跟着读：“棠棣之华，鄂不韡韡……”

后面两个字，他实在不会念了。姜文焕就教他：“棠棣之华，鄂不韡韡，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”

姜文焕说，小纬，你的名字就出自这句“鄂不韡韡”。“韡”与“纬”同音，这是你的小叔为你取的名字，这句诗，你要记住了。

小鄂纬懵懂地点头。他问，姜叔叔，小叔什么时候回来接我啊？

姜文焕抱着他的手臂一僵。

那个问题，小鄂纬没有得到回答。直到多年后，他才知道，那时候，他的小叔鄂顺，已经死在了殷寿的枪下。

鄂纬搬来把椅子，踩到上面，去翻姜家的相册。

他取下相册，从前往后翻阅。他看到姜文焕小时候的照片，姜文焕是幼子，比长姊姜妤小了二十多岁，自幼受尽宠爱。他看到姜家人全家福，其中还有姜妤的儿子殷郊的身影。

再往后翻，他看到了姜文焕的毕业照。

他找到了自己想找的那张相片。姜文焕和鄂顺一起拍的毕业照。

他们都穿港大毕业袍，冲着镜头比手势。鄂顺比了个拇指，姜文焕比耶，他们的手臂在背后抱住对方。

鄂纬取出毕业照，这时候，从相册夹的后面，掉出来两张小票。

是通往太平山顶的缆车票。不知为何，它们没有被用掉，而是完整地放在合照的背后。

拍下那张合照时，姜文焕和鄂顺都是二十二岁。

好年轻，似有无限精力，彻夜通宵后还能去爬太平山。

未曾想，也是在同年，姜家和鄂家接连出事。姜文焕的父亲和兄长都遭遇事故，父亲身故、兄长残疾；鄂家也出了事，却是鄂顺的兄长急病离世，留下遗腹子。

曾经在毕业照上笑得无忧无虑少年人，一眨眼坠入现实世界。

鄂崇禹带着仅剩的幼子鄂顺去了台北。

书显然是读不成了，鄂顺问，焕哥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

姜文焕说，好。他带着姜家剩下的人一起去了台北。据说，姜家全家的机票，是姜妤用命保下来的。

姜家和鄂家本来是两个不同阵营的。姜家女嫁给殷寿，鄂家女嫁给殷启。但两家的小儿子，姜文焕和鄂顺，却自小玩在一起，读同所中学、同所大学，好得似连体婴。

此次，姜家和鄂家遭遇不幸，姜文焕和鄂顺幸存，他们担负起家族重担，退守台北，整顿家族。

那段时光，虽然艰苦，回想起来，也有甘甜。

他们改变之前竞争关系，在台北携手发展，竟然将集团在台北发扬壮大。姜文焕认为，在台北继续做大，就可以了。但鄂顺的父亲鄂崇禹却不以为然。

鄂崇禹火爆性子，在姜桓楚死后，一直对殷家心怀不满。他认为，下一个要倒霉的就是自

己。

就在那年，殷启和崇氏集团官商勾结的事情被曝光了。鄂崇禹的亲妹嫁给殷启，她向鄂崇禹求援。

鄂崇禹要带着鄂顺返回香江，重整旗鼓。

离开台北那天，鄂顺问姜文焕，焕哥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回香江？

姜文焕很久都没说话。

鄂顺才苦笑着摇摇头，说，焕哥，我都忘了。你还有亲哥哥和婶婶在，姜阿妈又需要你……不像我，爹只有我一个儿子了，我得陪着爹。

他想了想，说，焕哥，你帮我个忙。

姜文焕说，阿顺，你讲。

鄂顺说，我哥哥急病去世，留下了个孩子，叫鄂纬。那孩子你也见过，焕哥……

他笑一笑，年轻、俊秀的脸上，露出苦涩。我怕那孩子回到香江，会被暗算。能不能，先养在姜家，等我回台北了，再接回来？

姜文焕点点头。他说，我会好好带着鄂纬。

鄂顺笑了。他伸出双臂，抱住姜文焕，把下巴搁在他肩膀上，抱了很久。

鄂顺说，焕哥，等我回来。

鄂顺没有回来。

鄂家返回香江后，殷启的旧部转而向他们效忠，希望鄂家能帮着殷启东山再起。

在家人的安排下，鄂顺和殷启的私生女殷悦成婚。

再往后的消息，姜文焕都是从新闻报道中听说的。

鄂家和殷寿一番争斗，到底斗不过殷寿布局多年。鄂崇禹身故，鄂顺对殷寿拔枪相向，却被殷寿反杀。

那双手，本来握的是手术刀，最后却握住了枪。

鄂顺死后，姜家迎来一位特殊的访客。鄂顺的新婚妻子殷悦，从香江来到台北，指明要见姜文焕一面。

见了面，殷悦盯着姜文焕看了许久，才说，我就是想来看看，他念念不忘的人长什么样。

姜文焕没有答话。

殷悦穿着黑衣，伸手揩了揩眼角，说，我和鄂顺是政治婚姻，本来说不上多亲近，但……她忽然说不出话，崩溃大哭。

她的父亲殷启也在这一场斗争中身亡。

姜文焕将她抱在怀里，让殷悦痛快地哭出来。哭完，殷悦抬起头，对姜文焕说，姜先生，请你为家夫报仇。家夫生前，一直挂念着台北的友人。

姜文焕说，好。

殷悦从他怀里抽出身，往后站定。她虚弱地向他笑了笑，说，等到一切尘埃落定……我会把这些故事，写成一本书，书名就叫《香江往事》。

姜文焕听着，突然说，“往事”不好，不如改成“故事”。

因为，发生在香江的故事，永远不会停歇。

他在鼓励她向前看。

殷悦怔怔，终于，再度落泪。

十三年后，香江易主。

姬发邀请姜文焕加入战局，姜文焕彻夜长思。他想起曾经答应鄂顺夫人的话，终于点了点头。

往后种种，例如殷郊和姬发的恩怨，又如崇应鸾和崇应彪的和解，姜文焕都是自别人口中听说。他回到了台北，并且，不打算再回香江了。

他在台北，带着姜妩和鄂纬，看着姜家和鄂家的下一代，无忧无虑地长大。

姜文焕觉得，这样就很好。

直到，孩子们要上大学了，姬发从香江过来看望他。姬发带在身边的，还有一本《香江故事》。

殷悦也信守了她的诺言。

那个夜晚，姜文焕坐在自家客厅里，翻开了这本书。从前的岁月，一幕幕，穿越时空，纷至沓来。

他读了很久，直到大门开了，鄂纬带着姜妩进了门。他听到姜妩小声地问：“你真的要带我去香江啊？去了，可别反悔呀，往后天南海北，我都黏在你身边的。”

他听着，仿佛听见多年前，鄂顺在门口问他，焕哥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回香江？

姜文焕想，若是那时，他答应了，该有多好。

这么想着，他翻开又一页书，却再也读不进去。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，仿佛都生绞在一起。

九月开学，鄂纬和姜妩早早来港大报到。

放下行李，姜妩就闹着要上太平山顶。鄂纬不知道这姑娘在暑假读了多少浪漫爱情小说，只好答应陪她一起去。

他们从港大研究生院的后山出发，沿着步行道，一路上山。走到太平山顶，已经是傍晚。姜妩跑去拍照，又和鄂纬挂上同心锁。

她的少女心思太明显，鄂纬禁不住宠溺她。

可是，下山时，姜妩却说要原路返回。港大到山顶那段路，有部分尤为陡峭，上山还好，下山就不太安全，尤其是晚上。

鄂纬不同意，姜妩就闹了别扭。鄂纬问了好几遍，她才说：若是从另一边下山，势必会经过芬梨道。她听说，恋人走了“芬梨道”，是会分离的。所以，她宁可走陡峭的山路。

鄂纬失笑。姜妩果然读了太多爱情小说，堂堂大学生，竟然连这种话都信。他哄她，说我和阿妩，自然是要长相久久的。那些传言，怎么会比我们的感情更真呢。

那年，姜文焕和鄂顺二十二岁，大学毕业，即将升入研究生院。

拍毕业照那天，他们彻夜通宵，又要去太平山看日出。

一群学生，从港大出发，浩浩荡荡夜爬太平山。抵达山顶，姜文焕和鄂顺靠在一起，看着山下的维港夜景，吹了好久的晚风。

他们在畅享自己的未来。姜家和鄂家，刚刚毕业的年轻人，总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，觉得天下无限大，任由自己闯。

看完日出，一行人打算下山。夜爬太平山，实在太耗力气，他们买来缆车票，打算乘缆车下山。

姜文焕拿着他和鄂顺的缆车票走过来，鄂顺却扯了扯他的袖子。

姜文焕问，怎么了？

鄂顺说，能不能不坐缆车？

姜文焕问为什么。鄂顺咬了咬嘴唇，才说：“缆车站 在芬梨道上。焕哥，我不想同你一起走芬梨道……”

姜文焕了然。他说好啊，你不想走，我们就不走。

那天，他们没有走上芬梨道。

可是上天如此不公。

姜文焕想，他和鄂顺明明没有走上芬梨道，怎么到最后，还是分离了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